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九

人部四十八 隱逸

隱逸一

**增**易曰龍德而隱者也 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

以君子弗用也 **原**又曰天地閉賢人隱 **增**又曰履

道坦坦幽人貞吉 又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又曰肥遯无不利 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

寤言永矢弗諼 **原**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

洋可以樂飢 **增**書曰君子在野 禮曰君子隱而顯

**原**又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增**漢東方

朔傳曰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三國志管寧

傳曰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遜俟時而動 晉謝

安傳曰恬居塵外高謝人寰嘯詠山林遊泛江海當此

之時蕭然有凌霞之舉 宋織傳曰名可聞而身不可

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 晉書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

之謂也出則允釐世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

自牧 南史孔淳之傳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不

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北史曰古之所謂隱逸

者蓋以恬淡為心不傲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

唐王績傳曰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

以懼患不避穢而養精 元史隱逸傳曰古之君子負

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 老子曰道

隱無名 **原**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

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

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避世之

人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避

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增**荀子曰隱於窮簷陋屋

三公不能與之爭名 黃石子曰君子潛居抱道以待

其時 楊子曰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

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

抱朴子曰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  
之間而萬物化爲埃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爲繩  
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漱泉而太牢同乎  
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  
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噓氣居平味淡恢恢蕩蕩  
與渾成等其自然 漢黃憲外史曰士不遇于時而佯  
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甘於八珍敝裘麻屨逸於五乘  
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爲恥矣  
晉嵇康養生論曰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  
故忽而不營 唐陳子昂曰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

不可得而問時士不可得而見高眠終古一笑昔人

又曰芝桂為伍麋鹿同曹軒裳鐘鼎如夢中也 韓愈

曰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  
於人也 皮日休曰倨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搖  
其心榮辱不可動其志桎梏冠冕泥滓祿位 又鹿門  
隱書曰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又

曰鵷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鸚鵡鳩常見小人哺焉噫君子  
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明方孝孺曰有得乎道  
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處而足隨所  
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

卿相之位

隱逸二

**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參乘塗遇牧馬童子黃帝曰異哉請問為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乘日之車遊于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遊六合之外為天下者予奚事焉夫為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魏隸高士傳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

莫知其所終 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  
舜以天下讓之石戶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返  
又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  
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  
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  
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 **增**  
晉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讓  
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  
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  
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之告以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原**

魏隸高士傳曰壤父者堯時人年八十餘而

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增**

史記老子傳曰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  
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  
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  
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  
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  
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  
與汝偕隱遂隱而死 荆楚歲時紀按東方朔瑣語曰  
晉文公時介子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  
以其木爲履曰抱香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  
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

使齋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  
計之謂婦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  
丈于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彘履無怵惕  
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  
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  
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嵇  
康高士傳曰顏闔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以幣聘焉闔  
方布衣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顏闔家耶曰然使者致幣  
闔曰恐聽誤而遺使者羞使者反復求之闔乃鑿坯而  
遁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者楚人也逃世耕于蒙

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蒼艾爲席飲水  
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  
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  
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  
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  
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  
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感然  
改容焉 又曰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  
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  
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

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  
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又曰楚  
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  
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  
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  
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爲衣食飽衣煖  
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絰器變名  
易姓遊諸名山 又曰曾參字子輿魯哀公賢之致邑  
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

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 嵇康高士傳曰亥唐  
者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公與亥唐坐有間唐出  
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  
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  
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  
子何不悅乎 皇甫謐高士傳曰列禦寇者鄭人也隱

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跡  
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  
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  
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

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獨全

**原**

魏隸高士傳曰段干木遊西

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垣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移勢利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又曰莊周爲蒙縣漆園吏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之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楚有神龜死三千歲矣巾笥而藏

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  
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  
尾於塗中後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  
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  
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袁淑真隱傳曰  
鬼谷先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  
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  
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寸之陰身被數  
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哉所居然也子不見嵩  
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



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  
蓋所居然也 又曰鷓冠子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鷓  
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  
後顯於趙鷓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 魏隸高士  
傳曰閻丘先生時齊宣王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  
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稅先生獨不謝曰願得壽得富  
得貴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賑之以時則臣得  
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 **增**漢書曰漢興有園公  
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  
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召之不至 皇